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四至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二十 子部

酉陽雜俎卷四

唐 段成式 撰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為人

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為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為傖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

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尒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絶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嚈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即取呵嚈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嚈部落用之射摩既斬呵嚈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尒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絶矣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氊為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西屠俗染齒令黑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為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其耳

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掊沙自處但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為用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即

變成酒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

柵内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煖

冬不凋落宜牟馬無駞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褰鼻黄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一曰千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

地為池取魚以作食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險上多猿猿形絶長大常暴雨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

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絲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昆吾國累塹為丘象浮屠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葬為至孝集大氈居中懸衣服綵繪哭祀之

龜兹國元日鬬牛馬駞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婆羅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

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為戲　焉耆國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　四月十五日遊林　五月五日彌勒下生　七月七日祀先祖　九月九日牀撒　十月十日王為猒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　十月十四日作樂至歲窮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着甲衆人執瓦石東西捧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

止以占當年豐儉

蘇都識匿國有夜义城城舊有野义其窟見在人近窟

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

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口其窟不知深

淺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

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

海以此民為識耳亦曰馬留

峽中俗吏風不改武寧蠻好着芒心接離名曰苧綏嘗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盤瓠初死置於樹以笄刺其下其後為象臨

臨邑縣有鴈翅泊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鄯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十里皆為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氈卧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

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

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山悉是黑漆匙筋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筋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蟇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

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才深餘尺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絶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絶

翌日拜相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頗易一曰異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禍兆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衞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

姜楚公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絶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

蕭澣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作樂

忽暴雷霹靂竿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雷霹日漸死

物革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磬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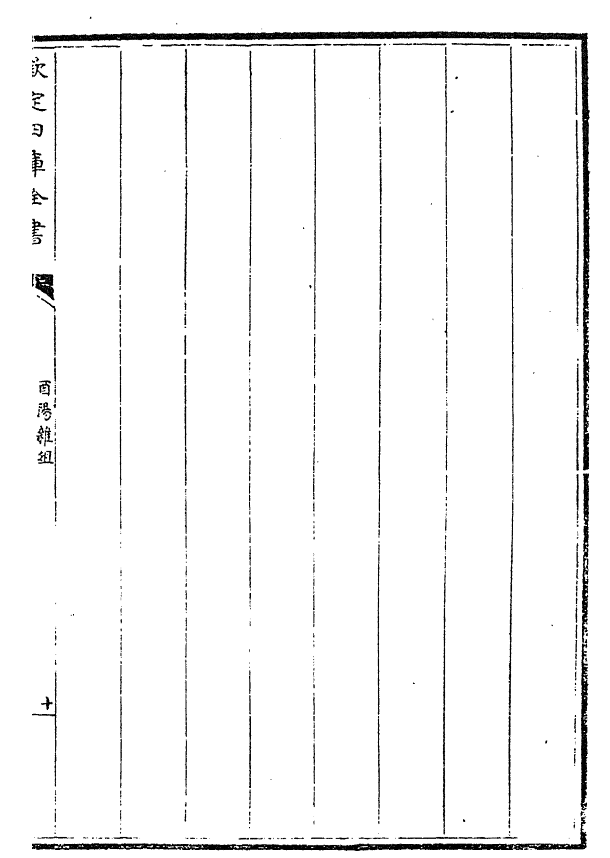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鱠縠薄絲縷輕可吹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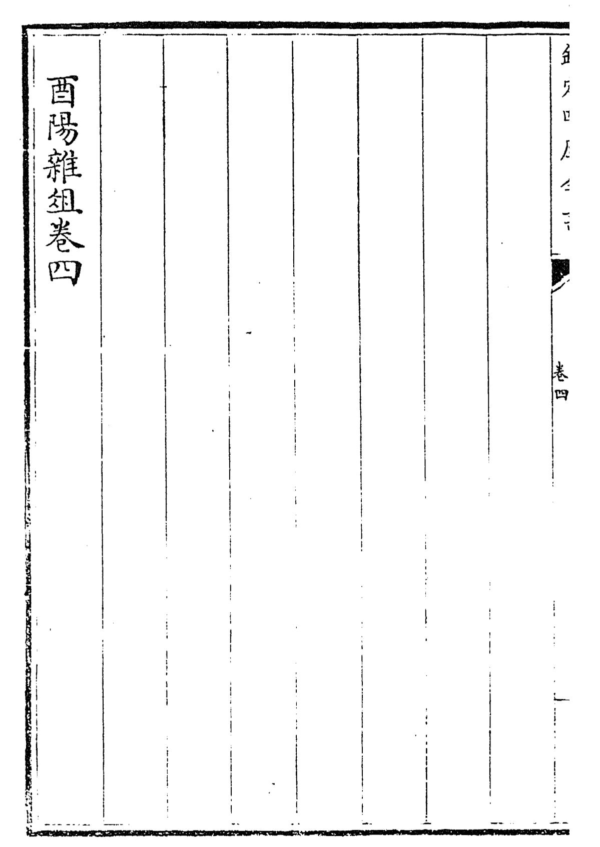
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化爲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黄魚池氷作花如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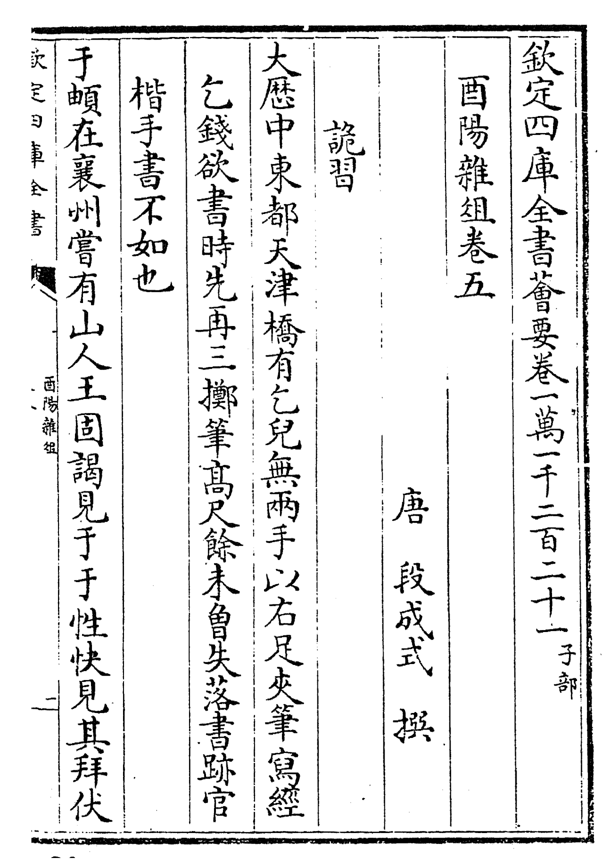
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爲蓮





酉陽雜俎卷四



酉陽雜俎卷五

唐 段成式 撰

詭習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頓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

遲緩不甚知書生别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令為一設遂請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

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
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
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常
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
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
如金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

錢十餘走馬以彎鞨杖彎之一彎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親覩之

怪術

大歴中荆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盂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欱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

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

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節杖也血乃酒耳又甞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牵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後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煑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

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輙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節杖子子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趍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

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陜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須暮

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

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

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虛叱雞旋轉

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

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

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

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㲉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㲉老若在何慮遂迎㲉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㲉大怒乃取飰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飰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尸漸低蛇䶥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潛在荆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

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覔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甞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壁泥盡濕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韓佽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

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

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數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數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

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
鬚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
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効也
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
寶歷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子弟皆以
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
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

名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挍遲恨挍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　又有人能翻葫蘆云

翻葫蘆易於翻鞠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上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鼠不食穀以塞埳百鼠種絶

雍益堅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説擲骰子咒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

采隨呼而成

雲安井自大江泝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檝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泝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攷名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為老人應名而止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轟一十四里盡為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勑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

伏應名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
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
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
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
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
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
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
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

尋得道而去

玄宗既名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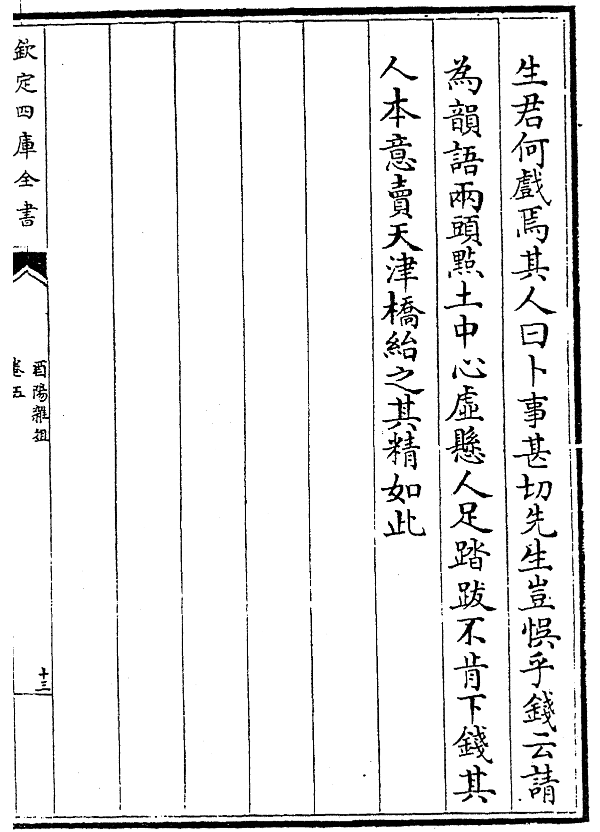
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為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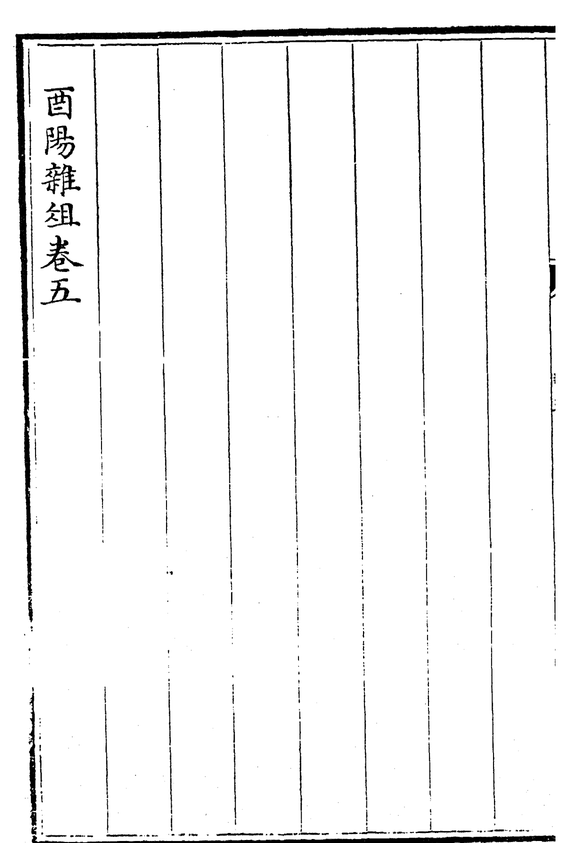
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為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初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復

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顔子也至開元末裴寛為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寛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欵語且請遅回休憩也寛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

其貌絶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寛乃服衰絰塟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寳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歴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成曰子筮可期一


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云請
為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
人本意賣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卷五

酉陽雜俎卷六

唐　段成式　撰

藝絶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寳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

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别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没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緙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

色不令沈散而已
舊記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成式嘗於荆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彄注之必中張遂賓鉤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項眼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

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辨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

軍也青春乃知鉤之有靈青春死後鉤為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

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温介云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甞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已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

因發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為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鵞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寛勉之辭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為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

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玄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即於懷内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凉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坌豈

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悦固求見處士
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
寶願得一覩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
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
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
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騣尾馬高與監
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宫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内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紉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真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箜篌為明妃出塞之

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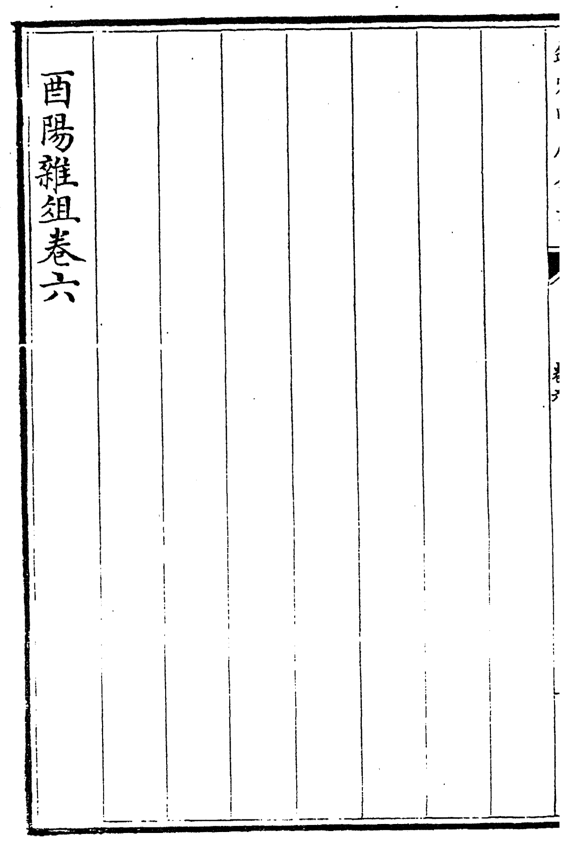
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黄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没矣真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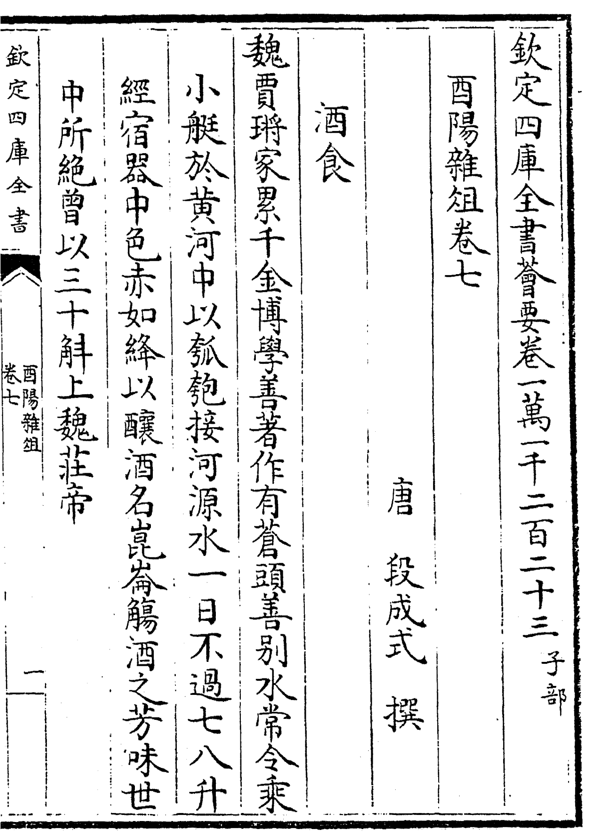
忘後不成曲

有人以猿臂骨爲笛吹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琴有氣常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酉陽雜俎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　子部

酉陽雜俎卷七

唐　段成式　撰

酒食

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别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絶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噏之名爲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强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一曰望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爲臛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陜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

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黄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𧤗但未是珍味

何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鉏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鉏之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

於車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爲䱉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䱉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曰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鮐腹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

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鈎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須象箸澤覃紫鱗恩加黄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緑齏之中逍遥朱唇之内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兹選無勞謝也

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玃者

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鬵　七菹　具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挫槽　山

膚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喂酸而不嚛鹹而不減辛而不耀淡而不薄肥

而不腴

猩脣　玃炙　鸛翠　㩉腴　麋腱　述蕩之掔　旄

象之約　桂蠹　石鰒　河隈之鮇　鞏洛之鱒

洞庭之鮒 灌水之鯉一云鰩 珠翠之珍 萊黄之鮐 臑鼈 炮羔 臑鳧 蠙臛 御宿青祭一云粲 瓜州紅菱 冀野之粱 芳菰 精稗 會稽之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楊山之穄 南海之秬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菁 楊樸之薑 招搖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黄頷臛 醒酒鯖 餅餬餦餭 粔籹 寒具 小螄 熟蜆 炙糌

蛆子、蟹蛟　葫精　細烏賊　細飄一曰魚鰾　梨酓

鱟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搌酒　新鰌子

石耳　蒲葉菘　西椑　青根粟　菰首　鰡子

鮈熊蒸　麻胡麥　藏荔支　綠施笋　紫鰖　千

里蓴　鱠曰萬丈蟁足紅綷精細曰萬鑿百鍊　蠅

首如虹　張掖九蒸豉　一丈三節蔗　一歲一花

梨　行米　丈松　焦鰌　蚶醬　蘇膏　糖頹鱁

子　新烏鰂　繝膠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

酒　醬釀法　緑酃法　猪骸羹　白羹　麻羹

鴿臛　隔冒法　肚銅法　大狛炙　蜀檮炙　路

時腊　碁腊　玃天腊　細麪法　飛麪法　薄演

法　籠上牢丸　湯中牢丸　櫻桃饆饠餅　阿韓

特餅　凡當餅　兜猪肉　懸熟　杏炙　鼂炙

脂血　大扁餳　馬鞍餳　黃醜　白醜　白龍舍

黃龍舍　荆餳　竿炙　羌煮一曰羌炙　疏餅　䬾

餬餅　餅謂之托　或謂之餦餛　飴謂之餹一曰䭆

飽䬼謂之餚一曰鮹 饕飵餂餂本二字皆從魚 茹嘰食也

膜一曰餕 膎腩脹膰肉也 膠膈膜也 膓膭一曰讀

膭臛也 格䊭粰䊦饊也 饆一曰餺 饙脺餯䬰餌也

醦醶酮醾醅也 酪截醇漿也 鮹鰲鱇鯿鹽也

醓醑醹醿醬醬也

折粟米法 取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

令馨香 乳煑羊胯利法 檳榔詹闊一寸長一寸

半胡飰皮

鯉鮒鮓法　次第以竹枝賣頭置日中書復寫記賣字

五色餅法　刻木蓮花　藉禽獸形按成之合中

累積五色堅作道名爲鬬釘　色作一合者皆糖蜜

副起粄法　湯胘法　沙棊法　甘口法　蔓菁薤

菹法　飽霜柄者合眼掘取作㩗莆形　蒸餅法

用大例麴一升煉猪膏三合　梨湛法　腴肉法

脺肉法　膷鮎法　治犢頭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

如月　木耳鱠　漢瓜菹切用骨力豆牙菹　肺餅

法　覆肝法起起肝如起魚菹　菹族並乙去法一曰
汁　又鱠法　鯉一尺鯽八寸去排泥之羽鯽員天肉
腮後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魚腦皆能令鱠縷不著
刀　魚肉凍胚法洗肉酸胚用鯽魚白鯉魴鯸鱖鯚
煮驢馬肉用助底鬱驢肉驢作鱸貯反炙肉鱝魚第
一白其次巳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庾家
稜子白瑩如玉　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

有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烝詐草草皮索餅將軍

曲良翰能爲驢鬉駞峯炙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飫食每説物無不堪喫唯在火

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盝鹿一曰修理食之其味

極佳道流陳景思説敕使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

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腊禱之所

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一有娑字娑婆寐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飈門内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駝

髑髏沈於石臼取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烏烏銜之飛去則衆箭射烏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醫尤别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冑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彦伯

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煑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鱠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

日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酉陽雜俎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四　子部

酉陽雜俎卷八

唐　段成式　撰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時諸軍張拳強劫（一曰弓釰）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

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胸腹爲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

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

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常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絶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

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藂又黄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絶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豆脫杖捷如膠焉後爲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

伶等即大叫毀而爲痛狀以此爲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
人白襴屠蘇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
衄痛若刺骨俄頃出血升餘衆人疑向觀者令其父
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撮土若祝可
傅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遘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髗骨數
片將爲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

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葢甚
辛君爲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爲埋之
後有事鬼彷彿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
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
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他
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卭崍
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

漲擁腫初無撻痕恃其力悉衆出闘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闘日忽見所殺典擁黄寀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髙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塡之燒鏁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燋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粧焉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鏨刺四支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言但用好墨而已

荆州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状如蟾蝎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

隨求印

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黄星一曰靨是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儛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其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

大歷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亡者以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狫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經墨罪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人者馬羈笮

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
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髠鉗爲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闚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
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令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
亡横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膽銅青等畫身作字及烏獸形名為印黥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為美飾成式以君子恥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況相定黥布當王滛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

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覿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玄宗又每令隨哥舒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蚕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户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騞然墜地變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鐺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

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窰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説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窻欞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噓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寳歴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暴風雨有物墜如玃兩目睒睒衆人驚伏牀下倏忽上堦歴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悉泥矣

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烏墜邑客但覺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齧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夢

魏揚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元

禛元禛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禛曰當得城陽令後封爲城陽侯

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彭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𠯗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録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廵南岳遂擐以金鎖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

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鏹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霽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嘗夢大樹樹忽穴有小兒青揖鬈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土尊師因驚覺自是休咎之事小兒彷彿報焉凡五年秦意爲妖偶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證因此遂絕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昝殷言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

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一曰符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

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街鼓也又成式姑壻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悦隣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一云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祕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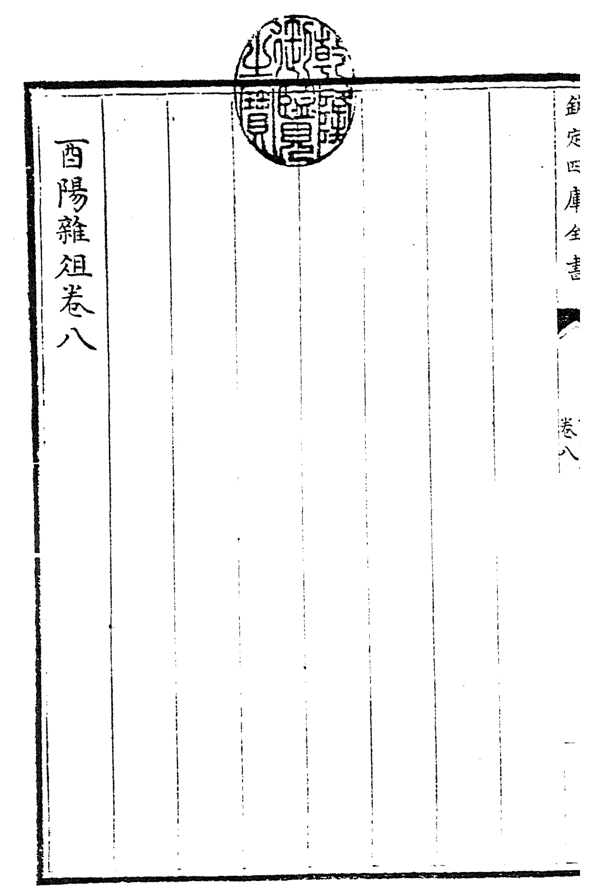
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膀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膀出果駮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

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将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補闕楊子孫堇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户前一人夢棗生屋上堇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酉陽雜俎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趙立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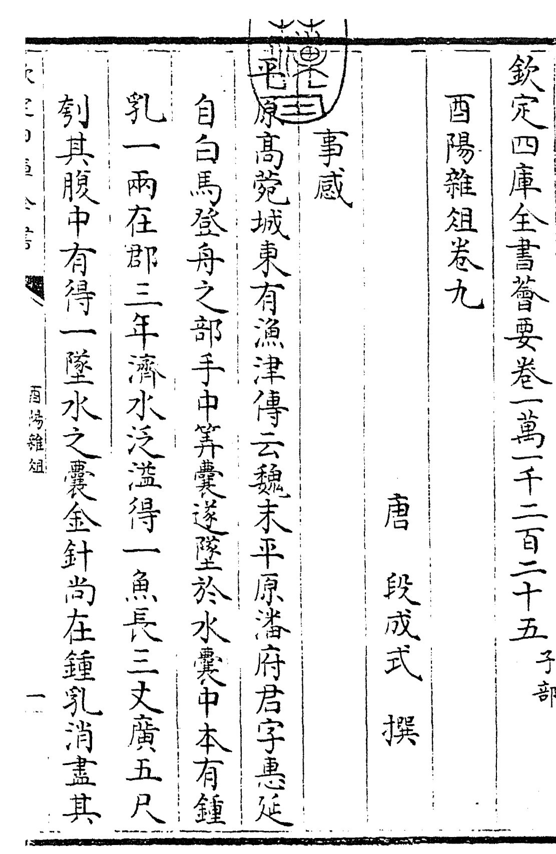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徐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酉陽雜俎卷九

唐　段成式　撰

事感

原高菀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刳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

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𡸣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别者千餘人至此𡸣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烏於𡸣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烏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目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延舟氷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沈浮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内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

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氷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沈鉤索一一釣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冰陷一釣而沈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鈴

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腋下有兩
肉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傍有
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縣
令丁永興有羣賊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
果有祈祀者乃執諸縣案煞之自後祀者頗絶
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
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野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
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盖而上單
練髽屩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罌水於結脊
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歘身承其溜焉覩者無不毛戰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
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臥内有小奴七八歲偷弄
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
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

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
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駭曰破吾盌乃
細過也即令左右擽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
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
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
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
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

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雹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筩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悮也老人笑曰客勿持弓矢須知劒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郤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劒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内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黒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

官政丈人埋形襍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鬓擁劒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横若裂盤旋若規中有短劒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劒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

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别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有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巳没韋生疑之素善彈

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

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劄刀子十餘以虀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虀

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

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

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

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劒及五丸且

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

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

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巳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

攝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劒逐之飛飛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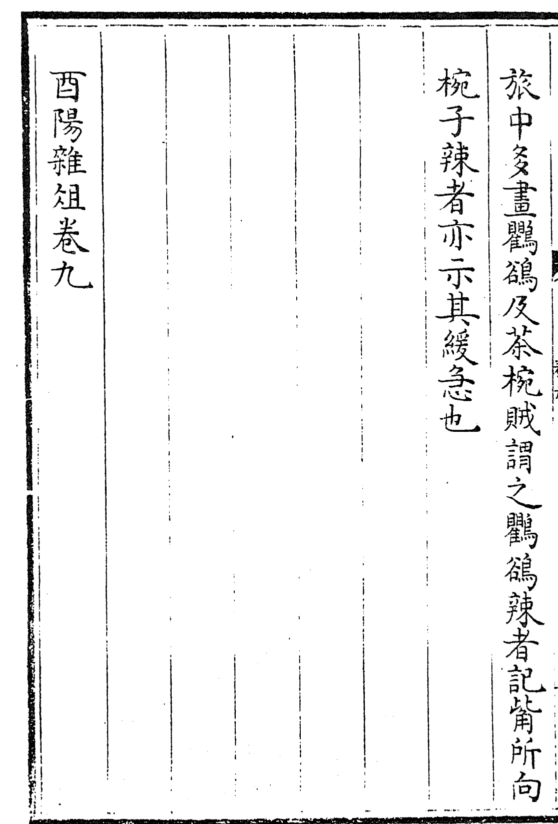
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别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

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負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遲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閒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

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悞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黄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頴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沈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



旅中多畫鸜鵒及茶椀賊謂之鸜鵒辣者記嘴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酉陽雜俎卷九